

HONGLOUMENGGXUEKAN



红楼梦学刊

3

1984

I207.411/198:2/6,950513

#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四年 第三辑

总第二一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23093525

##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3 1984

## Main Contents

- Taking a Sip to Taste the "Flavour" ..... Zeng Xianglin
- Breaking Through Traditional Ways of Writing  
..... Wu Boqiao
- The "True" and the "Fictitious" in the Novel ..... Xia He
- On the Perfection of Artistic Images  
..... Zhou Shuwen
- On the Rhythmic Beauty of the Novel  
..... Xu Zhenhui
- On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of the Novel  
..... Tang Fuling
- Cao Xueqin and the Artist Zheng Banqiao  
..... Zeng Yanghua
- The Decameron and Hong Lou Meng  
..... Wu Guoguang
- Details on the Economical Background in the  
Novel ..... Feng Zili
- Reading Wang Kuenlun's "Characters in Hong  
Lou Meng" ..... Liu Mengxi
- Also book reviews, news of 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novel including news from Taiwan, letters from  
readers and illustrations.



## 目 录

- 《红》海蠹“味” ..... 曾祥麟(1)
- 试论《红楼梦》对“传统写法”的打破 ..... 吴柏樵(17)
- 也谈《红楼梦》的“真”与“假” ..... 夏 荷(42)
- 《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完整美 ..... 周书文(53)
- 《红楼梦》音韵美蠹测 ..... 徐振辉(83)
- “红楼”艺术一瞥
- 谈谈送官花一节的艺术描写 ..... 李 亮(101)
- 审丑需更高的艺术境界
- 说《红楼梦》第二十八回的  
“宝玉赴宴” ..... 邓星雨(109)
- 形象塑造的独特手段
- 读《红楼梦》诗歌一得 ..... 杨汝纲(117)
- 《红楼梦》诗窗管蠹谈
- 海棠社、桃花社诗词欣赏札记 ..... 胡凤林(132)
- “喜笑怒骂 皆成文章”
- 《红楼梦》艺术成就一例 ..... 刘 恒(150)
- 关于《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的断想 ..... 唐富龄(165)

- 曹雪芹与郑板桥……………曾扬华(185)  
 《十日谈》与《红楼梦》……………吴国光(209)  
 林黛玉与安娜  
 ——兼谈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李书鲤(224)

### 《红楼梦》的经济细节初探

- 封建末世贵族地主阶级的生产、  
 交换、分配和消费……………冯子礼(236)

- 曹雪芹理财思想初探……………凌子昂(264)  
 《红楼梦》与黄金……………邓云乡(269)

- 读《红楼梦人物论》……………刘梦溪(288)  
 郭若愚著《〈红楼梦〉风物考》序……………唐 骏(314)  
 《红楼十二论》读后漫记……………张志岳(317)  
 读《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吕立汉(333)

- 恽代英阅读《红楼梦》……………夏德清(146)  
 《红楼梦》英译本序言两篇……………陈 颖译(77)

### · 红 楼 一 角 ·

- 苑召难忘立本羞……………赵卫邦(99)  
 “金蝉脱壳”新论……………黄健民(161)  
 “普门偈语”对《红楼梦》的影响……………洪静渊(15)  
 “太平不易”解……………李关庭(223)

## · 红 学 书 窗 ·

- 《论石头记庚辰本》(应必诚著) ..... 陈 石(82)  
《红楼梦艺术论》..... 光 之(346)  
《红楼梦子弟书》出版 ..... 沈 楚(52)

## · 红 学 动 态 ·

- 第一座曹雪芹纪念馆开馆..... 严宽 王德恒(116)

## · 台 湾 红 讯 ·

- 简介高阳著《红楼一家言》 ..... 舒 汛(37)

## · 读 者 · 编 者 ·

- 《红楼梦学刊》也须注意语病..... 唐友忠(329)

## · 红 楼 画 廊 ·

- 宝玉出走(油画) ..... 邱 扬 绘  
柳湘莲..... 荣子林 绘 陈 明 摄

## 《红》海蠹“味”

曾祥麟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赫然直书：“大旨谈情”。看来，“其中味”就在于那“谈情”二字之中，所以我们先来约略分析这事关重大的“谈情”二字的主要内涵。

首先，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上看，“谈情”者，“记人事”之谓也。宋、元、明以来的“人情小说”，之所以拥有广大听众和读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透过个别的，尤其是典型的“人情”，可以见出普遍的“世态”，故又叫“世情书”<sup>①</sup>。《红楼梦》承袭这一传统，写了大观园内外许多人，尤其是“几个异样女子”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所以鲁迅先生曾将它归入“清之人情小说”<sup>②</sup>。而且，宋代“银字儿”之类的市人小说，大抵多用通俗白话；《红楼梦》亦自谓“假语村言”，不入“理治之书”之列。那么，所谓“大旨谈情”，亦应含有公开宣布这部白话小说就是历来为正人君子者流所不齿的“市井小说”的意思。

① 参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甲戌本“凡例”申明《红楼梦》只是“略涉世态”而“详写闺情”，要“阅者切记”并无“唐突朝廷”、“怨世骂时”之意，这实在是一段妙文，它恰好提醒“阅者”：应当把“闺情闺事”与“世情国事”联系起来，方能窥其“本旨”。这个“凡例”可以看成《红楼梦》通过“谈情”反映“世态”的旁证。

第二，人情多矣，而《红楼梦》之别名既为《金陵十二钗》，那么，“儿女之情”，显然是其“谈情”的主要内容。一般地说，“儿女之情”是各式各样“人情”所由产生的根源和互相联系的纽带，《红楼梦》及其脂批，常有“情根”“情种”字样。欲解“其中味”，必须正视它所着意描摹的“儿女之情”。

第三，但是，《红楼梦》并非“讲的都是儿女私情，家常事务”。因为“儿女私情”只是“儿女之情”的一个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份。那些专讲“儿女私情”的“风月笔墨”，是《红楼梦》所不齿的。作者十分鄙薄那种“淫邀艳约”之“私”，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的这部“怀金悼玉”的血泪史，并无“花好月圆”的虚热闹，大不同于历来那些“假拟妄称”的才子佳人小说。

第四，《红楼梦》打破窠臼之处，并不在于它讲了“儿女之情”，而在于它讲的是“儿女真情”。脂砚斋说“立意真”，鲁迅说“皆存本真”，可谓不谋而合<sup>①</sup>。他们与作者的自述是一致的；甲戌本第一回写道：

那僧道：历来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真情发泄一二，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

<sup>①</sup> 鲁迅未必见到甲戌本，他写小说史用的是脂戚本；而戚本无“立意真”之脂批，故曰“不谋而合”。



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

由此可见，《红楼梦》之“谈情”，主要是“追踪蹊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儿女真情”。

明代最喜“假语村言”的杰出文学家冯梦龙的《叙山歌》中有一句名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冯梦龙之前有《西厢记》和《牡丹亭》，可算是“男女真情”的两座丰碑。作为他们的后继者，《红楼梦》多次称扬自己的先辈，但在“真”字上，曹雪芹远远超过了他们，所以人们才有“打破窠臼”之论。

第五，“儿女真情”在《红楼梦》中最高的概括，莫过于“警幻仙子”那“石破天惊鬼夜哭”的“意淫”。这是一种“可为闺阁增光”而又为世不容，“万目睚眦”的新观念，是一种尊重女性和个性解放的新观念，是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的礼法和名教的新观念，是敢于向一切扼杀人的“真情”的思想和制度全面挑战的新观念，因而能给人以勇气和力量，使《红楼梦》焕发出比自己的前辈《庄子》、《离骚》乃至《西厢》、《牡丹》更为绚烂的光芒。然而，这新观念正因其“新”，同时又只能是十分朦胧的意识，在紧要关头，作者常加上“梦幻”的幽微的色彩，让人们自己“换新眼目”去“意会”，作者决不“言传”，他只是说：书中常用“梦幻”，正是此书“本旨”。而且书名就叫“红楼梦”，可见那带有浪漫色彩的“梦幻”，其“旨义”的确幽深。而史笔和诗笔的巧妙结合，可以说是《红楼梦》的一个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我们只有如实地把握其艺术风格的独创性和独特性，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其中味”；要知道，曹雪芹不仅是一位善于以形象启发人的艺术大师，而且也是一位善于以真情感

人的启蒙大师。

第六，最后，《红楼梦》虽又有《情僧录》之别名，却绝非“色空”说法之作。须知，它还有一个《风月宝鉴》的别名，原是要人们“反照”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为无”。此书常言僧道梦幻者，不过借用佛道之“假语”来“毁僧谤道”而已，以毒攻毒之谓也。证据很多，最主要的证据就是甄士隐（真事隐）梦境中的那块“石头”，即在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幻象）之谗谈中，也不是正经说法；《石头记》之别名，只是调侃寓意而已。再看第十五回：“色空忙看晚斋。贾珍也无心茶饭；因天晚不得进城，就在净室胡乱歇了一夜。”色空不空，净室不净，说得很是俏皮。还有贾珍那烧丹炼汞的老子贾敬，怕也不是个正经人：“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咏秦可卿“曲子”〔好事终〕）。以上这些地方，作者都有意地将佛家之“色”与世俗“色情”混在一起，实在是对佛道之大不敬。何况，《红楼梦》中关于“出家”的具体描写，从妙玉、惜春、芳官到柳湘莲、贾宝玉，没有哪一个真的是潇洒飘逸的，毫无例外地都是悲凉绝望的，这哪里在宣扬“出世”“解脱”？作者毫不隐晦地描写了所谓通往“极乐世界”的“出家”之路，实际上已表明那只是一条绝路！作者的本意，只是要人们自功名富贵、货利淫欲之“色”换新眼目，粪土“幻情”，而别求“真情”，并非唆使人们去“遁入空门”。若真个以为“万境皆空”，作者又何必自寻烦恼，用十年功夫去“哭成此书”？！

## 二

大致说来，《红楼梦》是这样一部书：它发展了《庄》、《骚》、

陶、阮以来，崇尚自然、愤世疾俗的先进思想因素，痛恶明清理学名教之虚伪；它稽考了中华二千年史，又深味自己那个时代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从而达到了当时思想和艺术的最高峰。它“一览众山小”，因此，它的笔墨才会那样地淋漓酣畅。它雄奇峭拔而又多姿多彩，读之使人既如轰雷掣耳，又如闻莺燕之声。它时而铿锵澎湃，时而又柔软温馨；它时而烟云模糊，时而又新晴滴翠。它大气磅礴，犹如云霞明灭之千丘万壑。无论什么人，《红楼梦》都有相应的手段震发其聋聩；无论青年老年，是男是女，廊庙草泽，贤愚不肖，总会被它巨大的力量所感染。究其根源，就因为它谈的是“真情”。而“蠢物”竟不能“悟”者，“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故也。

《红楼梦》中的人，无论是“须眉浊物”，还是“清净女儿”，都各有其烦恼和苦闷；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不幸。而难就难在“做人”，最大的不幸则是求做奴隶而不可能。作者“秉史家之笔，持菩萨之心”，要人们“不更谋虚逐妄”，那么，他究竟要人们怎么样呢？这“其中味”，他自始至“终”（当然，原稿未“终”）没有说出。但是，它巧妙地通过尝尽“奴才”滋味的赖嬷嬷之口，在贾府大兴土木，花团锦簇，烈火烹油地准备迎接元妃省亲这一意义重大的典型环境里，提出了“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的问题，实在发人深省。

且不说赖尚荣捐了官是怎样一种奴才耍奴才的猴戏，单看那贾政跪于女儿元妃帘外“颂圣”的时候，不也正是一副十足的奴才象么？那时，他虽然“暂时做稳了奴隶”<sup>①</sup>，但这种“蒙圣上”“不世之恩”才得到的“天伦之乐”，却是一幅多么凄凉的

① 参看鲁迅《坟·灯下漫笔》。

图画，难怪“四世同堂”之荣国府“一家子”相对堕泪，不去欢庆，反而哀叹不如“斋盐布帛之家”了。尤其是贾政一听“圣旨”，未卜凶吉，先就战战兢兢，一身一身冷汗出个不止的情状，更加说明他从来也没有挣到过做“人”的“价格”。

为什么“儿女之笔墨”可以“唐突朝廷”之上？脂砚斋说：“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数其运则无差异矣！”曹雪芹显然是想要“挣到做人的价格”的，这或许正是其“菩萨之心”罢！

感谢当代前代的红学家们辛勤的稽考，使我们得悉曹雪芹之家世，正属“奴才世家”，而并非“贵族世家”，所以他才会有那么敏锐的洞察力，透过烈火烹油的假象，看到了贾府上下人等内心最隐秘的深处，横亘着无可奈何的冰块——“奴才”！

赖嬷嬷、晴雯、袭人、平儿、鸳鸯，等等，不同程度地明白了自己的“奴才”身分，其行止见识不但与许多奴才不同，也高于许多须眉“主人”之上。许多奴才，或内外钻营；或上下周旋；或安分随时，乐于当一个吃穿用度比别人不同的比较高级的奴才；或者当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奴才。而另一些人，则虽为奴才，却“心比天高”，以自己的雷霆万钧之青春活力，给了这祖传的奴才制度以狠命之一击，虽“身为下贱”，却不惜一死而捍卫了自身“人”的尊严。这后者，正是《红楼梦》中最动人的灿烂篇章。曹雪芹通过他所创造的贾宝玉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以极大的热情和全部悲愤不平之泪，毫无保留地洒给了这些“更卑更弱”的“女人和小孩”<sup>①</sup>，热烈地讴歌了这些“女人和小孩”的不平和抗争，实在是非常宝贵的慧眼和赤

<sup>①</sup> 鲁迅《坟·灯下漫笔》。

心。所谓“大旨谈情”，当作如是观。

按甄宝玉的说法，“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呢。”自然，任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也不过“渣滓浊沫”罢了。这是对于“更卑更弱”者实际地位的刻意颠倒，是理想化的“狂言”。实际上，曹雪芹笔下的这些“极尊贵极清净”的女儿们，连首居“正册”的名为“主子”、“千金万金”尊贵的“金陵十二钗”，也没有一人能够幸免于“奴才”的悲剧命运，一律都是“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脂戚本）中的悲剧角色。作为“奴家”，她们的遭遇惨于所有的男子；《红楼梦》真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一部大悲剧。

曹雪芹是醒者。他睁了眼看世界，原来是“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他看出了那“奴才世家”之“数”已定，“盛席华筵终散场”；他预言，一个个“乌眼鸡”非“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不可，非“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可！这样大的“世态”，他都是通过“谈情”尤其是“更卑更弱”的“女人和小孩”的“儿女真情”来反映的。

他的《金陵十二钗》既然已经相当彻底地否定了那个表面上“暂时做稳了奴隶”而实际上“求做奴隶而不得”的现存世界，他就不可能不思索新的东西。他固然对所见的一切都已绝望，但他只是清醒地说“大地真干净”，并没有惊恐“大地毁灭”。相反，他告诉人们：“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他显然希望着这片“真成干净”的大地，再生更为干净的“女儿”——他希望他笔下的那些极清净极尊贵的女儿，由卑者和弱者变成理想中的尊者和强者。所以，那位“身为下贱”的晴雯，理所当然地化成了遨游九霄的“芙蓉女儿”神！这是

他绝望中的新希望。当然，这是幻想，也是曹雪芹这“多所爱者”的“大苦恼”<sup>①</sup>。他苦于写不出那更“干净”的新儿女，所以他才不得不在自己的“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去“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但他这一部处于“寂寞时”写成的诗史之“大旨”，恐怕就正是在于启发后世儿女们不要再做玩偶和奴才，而要做具有独立人格的真人，要自己去思索，去创造为女媧所不可能补好的新天！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显然高于前代“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一切先进文学作品。

### 三

在《红楼梦》这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薄命女儿警彻古今的大悲剧中，独领其悲凉之雾的，惟宝玉而已。他被脂砚斋评为“诸艳之冠”，最懂得“女儿”之高洁；亦如警幻仙子所云，他是可为闺阁增光的“古今天下第一淫人”，他最懂得“女儿”——“下于奴隶的女人和小孩”<sup>②</sup>之悲苦，所以在那许多人“求做奴隶而不得”<sup>③</sup>的“大无可如何”之“时代”，勇敢地展开他幼弱的理想的翅膀，为那些更卑更弱的“可怜人”，当然也为自己，去寻求“正当的幸福”。他的理想虽然幻灭，却不失为一个上下求索的勇士；只要“贾政”不死，“宝玉”也就永生。

如果离开贾宝玉这一最重要的中心人物，也就根本不可能“解”《红楼梦》其中之“味”。这块“石头”，既“入世”深味了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② 参见鲁迅《我之节烈观》。按中国的老例，“女人和小孩”是连“皂隶與台”都可得而“臣”之的，连“等”都不入的卑者和弱者。

③ 鲁迅《坟·灯下漫笔》。

“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又“出世”而痛定思痛，“返本归真”，欲解《红楼梦》之“其中味”，就必须进一步知道曹雪芹怎样通过这一“蠢物”来看取人生；换句话说，要深入了解《红楼梦》之“本旨”，就必须深入研究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怎样一个人。

作为“懵懂顽劣”之童，贾宝玉由于贾母的“溺爱”，得以在女儿丛中比较自由地横枝蔓长。北静王虽有“溺爱致荒疏学业”的前车之叹，贾政虽下死命笞楚过，都不能改变他的“顽劣”。这是因为，“女儿”作为卑者和弱者，更重“真情”，更恨“伪饰”和“陋习”，因而也才最“清净”“尊贵”，才对贾宝玉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而贾宝玉那有悖于“八旗世家”（亦即“奴才世家”“礼法”）的性情，主要就是在特殊的“女儿王国”这个典型环境中形成的。“蠢物”并非怪物，贾宝玉是活生生的人。这只要看一看他与黛玉和晴雯等人（以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中人为主）的特殊关系就可明白；而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儿女笔墨”来“怨世骂时”乃至“唐突朝廷之上”的。

林黛玉和晴雯，的确不同于一般的人，她们虽然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但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长像、脾性、见识、才能，以及处世态度，都可以说二人互为形影。尤其是她们的身世，表面看大相悬殊，而实则同样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失去任何可靠的庇护：“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只要深入地想一想晴雯的遭遇，也就不会觉得黛玉自况是夸张了。程高本后来写黛玉惊噩梦，竟然向贾母求做“奴婢”，“自做自吃，也甘心情愿”，实在“补”得动人心魄，堪称“传神之笔”。正因为她们各自从切身体验中，深味“奴才”二字的分量，转而坚决维护自身人格的尊严，从而与贾宝玉结下不解之缘。她们与贾宝玉的特殊爱情虽然有所不同：宝黛二人



生前已私自肯定，而晴雯则是临终时为了不“枉担虚名”才勇敢地飞跃地向宝玉献出了自己少女的最尊贵的重于生命的爱情，但是，这正好说明：黛玉晴雯二人对宝玉的爱情，同宝玉之“意淫”一样，都是共同追求“做人的价格”，这是特殊的高尚的情趣。他们并没有把一般意义的“美满婚姻”当成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他们的理想，高过个人利害，超过一般意义的“爱情”，所以只能名之曰“意淫”！在“奴才”相互残害和自戕的浓黑悲凉之中，她们是春风，是阳光，是新鲜的活力，使贾宝玉竭诚倾心。贾宝玉之为贾宝玉，正是她们高洁精神对宝玉耳濡目染的结果，怪不得宝玉把她们奉若神明。

贾宝玉这位“侯门公府之家”的公子，偏偏“秉天性生成的一段痴情”，自幼便同情弱者，尊重卑者，钟爱洁者，反“鹤鹑之悲、棠棣之威”而直以为“姐妹”胜于“兄弟”，“至亲莫如路人”，而毫无“势利”杂念。作者有意把这种“起初天性”写成“孩提之间”的朦胧意识，就意味着这种意识天然合理。所以贾宝玉的眼光从来向着下层，寄希望于贫寒微贱的人家，尤其向往着那不受“礼法”训驯的村野质朴的“村庄二丫头”。在他看来，虽说“小家”缺“礼”，“村野”无“礼”，然而这些“寒儒薄宦”“齏盐布帛”之家，比起自己那“诗礼簪缨之族”反而多有点儿诸如“天伦”之“礼”，尤其多有性情而不唯图势利。

虽然追求“货利淫欲”也是对于“理治”“名教”罪过的一种惩罚，但是贾宝玉却又决不是这种自甘堕落的“势利小人”、“淫魔色鬼”。总观其一生“情趣”，可以说，贾宝玉是一个非礼非利而独重天性，非理非欲而别求真情的极讲“性情”的“人”。而惑于“礼理”与惑于“利欲”，都只能使人成为“势力”的奴

才，使“人”的“真情”丧失干净。贾宝玉恰恰最恨这种失去性情而专讲势利的“男人气”，所以他不喜读书，称功名富贵为混账活。可以说，贾宝玉的一生，是为着不幸为奴之女儿，同时也是为着自己不做功名富贵之奴才而不倦地争取但又终于没有争取到“人”的价格的一生。

贾宝玉崇尚自然，追求真情；仰慕风流，向往“野性”；反对“教化”，蔑视功名。总之，他尊重女性，不喜读书。他挣扎着，要摆脱那“奴才”的精神枷锁；他凭着自己那“起初天性”，在幻想的乐园中自由驰骋。然而，他处处碰壁，时时伤心，终于绝望，撒手悬崖，在“白茫茫大地”上“反本归真”，名曰“解脱”，实则陷于永无休止的彷徨和苦闷。原先人世上强烈吸引着他的那些可敬可爱而又可叹可怜的“极尊贵极清净”的“女儿们”，或风流云散，饮恨黄泉，她们那曾经点燃了贾宝玉理想之火的光芒，在无边无际的浓重长夜，成了飘忽不定的微弱青燐或长留记忆而使人憾恨肠断的灿烂流星。

#### 四

《红楼梦》不是“理治之书”，也远非“历代野史”或“风月笔墨”可比。但雪芹之书，却又实在是为“市井俗人”而作，不为“谋虚逐妄”、醉心“功名”的“世人”而写。其“谈情”之“大旨”，经过“千皴万染”，可以说，至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就已经是“尘敛星高”、“溪山月舞”了；“空谷传声”，分外清明。

从中国具体的历史和《红楼梦》的具体艺术形象来看，它的“谈情”，实非佛家之“幻情”，而是发展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思想，抱定“以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的